

社会科学理论及其发展进步

THEORY AND PROGRESS IN SOCIAL SCIENCE
THEORY AND PROGRESS IN SOCIAL SCIENCE
THEORY AND PROGRESS IN SOCIAL SCIENCE
THEORY AND PROGRESS IN SOCIAL SCIENCE
THEORY AND PROGRESS IN SOCIAL SCIENCE
THEORY AND PROGRESS IN SOCIAL SCIENCE
THEORY AND PROGRESS IN SOCIAL SCIENCE
THEORY AND PROGRESS IN SOCIAL SCIENCE
THEORY AND PROGRESS IN SOCIAL SCIENCE
THEORY AND PROGRESS IN SOCIAL SCIENCE

[美] 詹姆斯·B. 鲁尔 著

郝名玮 章士嵘 译

Cambridge Collection
剑桥集粹

社会科学理论 及其发展进步

[美] 詹姆斯·B. 鲁尔 著
郝名玮 章士嵘 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06-2002-035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社会科学理论及其发展进步 / (美) 鲁尔 (Rule, J.B.) 著; 郝名玮, 章士嵘译.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4.6

(剑桥集粹)

书名原文: Theory and Progress in Social Science

ISBN 7-5382-6823-5

I. 社… II. ①鲁… ②郝… ③章… III. 社会科学 理论研究 IV. C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2837 号

Theory and Progress in Social Science

Copyri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Translation Copyright© Liaoning Education Press 2004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	作者	詹姆斯·B.鲁尔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110003)	译者	郝名玮 章士嵘
发行	辽宁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	严中联
印刷	沈阳六〇六所印刷	技术编辑	代剑萍
版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责任校对	何力
印次	2004 年 6 月第 1 次	封面设计	吴光前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版式设计	熊飞
印张	10		
字数	251 千字		
印数	3000 册		
定价	24.00 元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对近百年来，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欧美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进步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加以评估的学术著作，它在探讨了社会科学理论发展进步的困境并对社会科学的发展进步进行了评估之后，深入探究了影响当今社会科学发展的四大理论——合理选择论、普适论、网络分析论和男女平等主义，在此基础上对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社会科学和社会科学家、备受社会科学家关注的一些问题，如人类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进行研究所积累的知识越来越全面吗？当今的社会科学家真比其前辈对诸如战争起因、和平成因、经济增长原因、影响社会阶层形成的因素、社会动乱的根源等一直令人感兴趣的问题理解得更深吗？这些问题算不算真正的“科学”？如果算，那又是哪种科学？等等，进行了见解独到的阐释。

本书立意新颖，见解独到，对我国社会科学家及相关专业教学人员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前 言

本书为1988年出版的《社会暴力理论》之姊妹篇。两部书稿的写作花了十年有余，力求对社会科学发展进步的特性做一评价。可以说我们对社会生活的全面了解越来越深刻了吗？早先思想家们的研究成果就必然为后来人的研究工作铺砌了台阶吗？当今的社会科学家们就真比我们的前辈数十年前、抑或数百年前懂得多吗？

我之所以对这样一些问题感兴趣，是由于我对社会研究方法及其在更为广泛的社会环境里的作用深感困惑。一方面，成就卓著的社会科学家们通常坚信自己所选用的研究方法优于其他方法——对问题有更为精确、更为深刻、更为真实的认识。然而只要稍稍接触一下有关资料，我们即可发现这样一些看法肯定是过时了。用研究社会领域的一些特殊方法研究其他领域的主张是十分离谱的。现在看来，有影响的思想、理论、主张所要向我们说明的，似乎多半侧重于影响特定时期或特定知识群体的心理紧张和强迫观念，而非社会领域。鉴于我们的认识有着这么一种环境局限性，各理论派别似乎有必要重新开始进行社会分析了。假使果真如此的话，那就很难说知识的总量是越来越多的了。

问题在于：除了社会研究，我们还想有他求吗？我们只想要我们的理论倾心 and 专注于某一特定时期或某一特定知识群体的观念和他們感兴趣的事物吗？而我们的分析是不是要着力于对社会环境变化的洞察，因而理论形式亦要随之变革？我认为，对这些问题所做的任何一种解答均对本书的撰述具有极其深刻的影响。

这些问题向所有研究社会组织机构及其制度和社会行为的有关学科——包括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经济学、法律和政策研究原理以及其他各研究领域——提出了挑战。我在本书中所关注、引用的范例和著作通常主要来自我所研究的学科——社会学；但书中所提出的观点适用于社会科学的各个研究领域。如果研讨旨在探索诸如博弈论（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最热衷此道）、认同论（多半属心理学家研究的范畴）和文化变革理论（人类学家热衷于此）这样一些理论纲领的演变情况的话，我确信类似的模式和难题是显而易见的。本书第二部分所详细论述的四大理论纲领——合理选择论、承袭自塔尔科特·帕森斯的“普适性理论”、网络分析和男女平等主义社会学——其实都扩展应用到了其他学科领域。社会科学中大多数学科都有一批采用这些理论纲领的人，也有一帮批驳这些理论纲领的人。

而各学科当今最关注的一种现象，显然就是理论纲领的短暂性了。也就是某种特定的理论探索所取得的成果对该理论的“门外汉”是否关系重大——或者说，一旦理论魅力的三分钟热度消退，这些成果是否还能继续吸引人。与这一转瞬即逝现象相伴的是某种特有的不确定性。

这方面一个明显的例外是经济学。人们往往赞美经济学，说它所取得的“成果”要比其姊妹社会学科多得多。在解释这一状况时，人们通常强调其高水平的量化法及其所谓比较稳定的理论结构。然而这些特色是会使人做出错误判断的。诚然，人们熟知的、高水平的量化分析法是新古典主义学派的一大特色，但这一理论纲领主要流行在讲英语的地区，在20世纪40年代始占主导地位（约纳伊）。这一理论纲领近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发展状况表明，其主导地位最终可能会同本书中研讨的其他占主导地位的理论一样存在不了太久。

我在《社会暴力理论》一书中只试图探索关于一个主要问题的理论演变过程，即试图了解诸如暴乱、反叛和其他形式的激进的集

体行动这样一些现象的起因。本书拟在一个更广阔的范畴内探讨一些相同的主要问题。本书将不对单个问题的理论阐述进行比较,而着重综合性地考虑理论对社会生活的看法——社会研究的种种“理论”纲领——的发展演变状况。

热衷于这些理论纲领的人们通常视其为主要的思想发展,视其为我们总体认识的决定性的“进步”。我的问题很简单:我们将如何理解这样的发展演变状况呢?新理论运动将“促进学科向前发展”这一特有的宣示,经受得住缜密的推敲吗?历史文献确实揭示出了能够被理解为发展进步的理论演变状况吗?

我在本书完稿后回头审阅时,惊异地发现这是一部很不合时宜的著作。诚如《社会暴力理论》一书那样,本书所关注的一些思想如果不是已过时的话,现在也全然不时兴了。我一直在认真地关注着这些思想的发展情况。我在着力论述曾经在思想上十分吸引人的著作时,力避人云亦云、趋附新潮。

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我越来越确信,社会科学家们迷恋立身理论新潮流——追逐最新的理论“革命”、“突破”、“重新取向”、“重新演绎推理”——所付出的代价要比我们自认的高得多。对这种痴迷于不断翻新和重新解释基本取向和观念的状况来说,最大的好处也许是热衷于此道者的才智可得以发挥,其精力可得以宣泄。坏处则是理论革命成了一种作秀,而不是为了实用。谁会否认各种理论观点争鸣的场所往往显现出证券交易所的疯狂景观?这使思想的永恒价值和其现时售价之间没有了区别。

因此我认为:社会科学理论太重要了,不能交由专职理论家独自行事。如果理论观点的“售价”确实变动太快、令人难受的话,我们可能就需要考虑更为永恒的价值标准了。我认为,这样做的最佳方法就是认真考虑各种见解突破及其所兴起的特定社会、知识范畴的可能性。

诚如在撰写《社会暴力理论》时那样,我一直在努力使用尽可能明确的语言阐释这些问题。我确信,大大困扰着社会科学的令人

费解、自我指认的著作本身就妨碍着具有重大意义的知识积累。最令人烦恼的一点是人们越来越窄地将注意力集中到了仅为排他的、专注于自己的知识分子感兴趣的一些问题。

人们使自己的思想令怀疑论者难以理解,这样至少就设置了某种防御批评的障碍。但毫不客气地说,代价是高昂的——划地为牢,任何一个理论框框里的发展态势与其他理论框框毫无干系。因此我所感兴趣的是,要在本书中从一个理论“门外汉”——一个关心理论发展态势、先前与这些思想毫不相干的思考者——的立场出发思考、评价这些思想,并力求使用关心理论发展态势的读者易懂的语言。假使(诚如布朗代斯所言)阳光确系公众事务的最佳净化剂的话,那就让我们企盼能有某种类似的东西协调通俗读物和学术著作之间的关系吧。

在动笔撰写本书后的数年间,我一直得到多方的支持和指教,不胜感激。我的工作单位纽约州立大学(位于斯托尼布鲁克)给了公休假和其他力所能及的支持。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聘我为1992—1993学年梅隆基金会研究员,大大方便了我的研究工作。我要特别感谢研究院的吉尔兹教授、斯科特教授和沃泽教授,是他们的努力方使我获得这一难能可贵的聘任期,让我得以集中精力进行研究和思考。拉塞尔·塞奇基金会为书稿的最后润色、整理工作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

还要感谢一些个人。特别要感谢我的大学同事、高级研究院同期研究员斯蒂芬·科尔,他在本书撰写的过程中审阅了大部分书稿,并提出了意见。此外,我还得到了罗伯特·阿尔福德、赛义德·阿乔曼德、R.道格拉斯·阿诺德、斯蒂芬·布鲁希、刘易斯·科塞、辛西娅·爱泼斯坦、斯科特·费尔德、斯蒂芬·芬克尔、德布拉·吉姆林、马克·格拉诺维特、梅丽莎·格罗甘、莱斯利·欧文(第六章合著者)、尼卢弗·伊斯凡、迈克尔·金梅尔、拉里·劳丹、拉切尔·劳丹、多格·麦卡当、詹姆斯·劳奇、伊恩·罗克斯博罗、巴里·桑恩、查尔斯·蒂利、阿克塞尔·范登伯格和丹尼斯·朗的

十分宝贵的支持和指教。阿尔福德、科尔、罗克斯博罗、范登伯格和朗阅读了全部书稿，并反复审阅了部分章节。如果编辑界也有紫心勋章的话，他们完全应该得此殊荣。毋庸赘言，这些关心理论发展进步的人均不可能赞同我在书中所持的全部观点；有些人还反对我所持有的几乎全部观点。但他们都帮我使这些论述和观点尽可能地具有说服力并明白易懂。

法国埃罗省阿尼亚内镇

1996 年夏

目 录

前 言	1
绪 论 发展进步：形式上的和实质上的	1
第一部分	23
第一章 理论发展进步之困境	24
理论纲领与感觉闭合	27
感觉闭合三模式	30
思想史的用处	37
相对主义与发展进步	41
理论研究的目的	44
对感觉闭合的评论	48
第二章 对发展进步的评估	55
科学社会学研究	56
构成主义者们的反叛	58
发展进步之量化	65
相互影响分析法之兴衰	68
民族方法学之兴衰	73
科学社会学：简要重述	78
小结	82
第二部分	85
第三章 合理选择	90
基本原理	91

表现之魅力	93
另例：“否则”从句	95
普适性主张	97
合理选择分析的局限性	100
当合理选择出错之时	105
小结	109
第四章 从帕森斯到亚历山大：理论普适性之感觉闭合	113
帕森斯的整体观	114
亚历山大式的普适论	118
对经验论的攻击	125
“否则”从句	131
普适性理论	136
小结	138
第五章 网络分析	141
网络分析法早期史	144
美国的网络研究	147
“否则”从句	150
普适性主张：网络唯名论和网络唯实论	160
小结	163
第六章 社会学中的男女平等主义分析法	168
男女平等主义：理论和社会运动	169
思想变化	172
普适论主张	177
男女平等主义原则的相关性	184
分析成功的标准	190
“否则”从句	193
小结	195

第三部分	201
第七章 理论即表现	204
模式 1: 客观映象论	205
模式 2: 表现论	211
理论是目的: 理论是手段	217
表现之魅力缘由	220
理论魅力之更替	224
理论最高权威之争	230
人多势众	233
理论表现之局限	235
第八章 理论之实用性	239
经书注解例外论	241
“模糊的因果关系”	245
若干理论成果	253
小结: 探求普适性	262
第九章 概述与结论	265
发展进步之希冀	266
文学与科学之间	269
相关性与体系之间	273
社会科学能解决社会问题吗?	279
参考文献	285
译名对照表	295

绪 论

发展进步：形式上的和实质上的

任何一个人，只要深入钻研一下有关社会科学理论方面的文献，就必然会发现我们的这些学科所涉及的范畴远超过其自身所认定的范畴。

一方面，对社会生活的关注是明白无误、实实在在的，这种关注促使人们对社会生活进行思考。人们要了解战争与和平的动力。人们要了解经济增长和停滞的原因。人们要了解人的个性的形成过程。人们要了解社会不平等所表现的形式及其与其他社会状况和态势的关系。人们要了解当今世界各地所发生的偏执的缘由、社会动乱的原因、家庭结构变化的缘故，等等。

关心这些事的原因，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对这事关心正源自于这样一种认识：这些事发生的原因和发展状况对人类广泛的共同利益至关重要。人们别无选择，只能对之做出某种评估，要不然就只好听天由命了。人们所关注的事，是人们需要着力对大部分社会生活进行深入思考之后对其加以认识的事。学究式的社会科学有时会拒不重视人们所关心的事，其结果只能是将这些事推给其他人去思考了。

当然，专职的社会科学家有时也力求在其著作中对这些问题加以阐述。问题是，其结果似乎很少像人们所关心的那样真切，那样深刻。专业文献为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提供了一些线索。然而有

哪个社会科学家敢于对这些问题做出一种简明扼要而又具有说服力的、系统的理论回答——要求能够在关心这些问题的人们中受到广泛赞同的回答——呢？

我决不是说，当今的社会科学家们——就其个人而言——并未涉足这些重大问题。情况正好相反：论述丰富多彩，但往往是相互矛盾、众说纷纭的。关于上文述及的那些政治上可能引起强烈反响的理论问题，社会科学家们的论述往往犹如非专业人士因带有相互矛盾的偏见而提出的模糊看法那样令人生疑。

更为糟糕的是，一些根据最近的社会科学文献了解上述问题的非专业人士往往感到这些文献思想混乱，他们原本所关心的问题连个影子也见不着。对这些问题和其他专业问题已有的论述往往晦涩难懂，使非专业人士如堕五里雾。非专业读者如果进入“纯理论”领域——对人类财富论的基本原理、合理性选择论、网络分析、经书注解学、民族方法学以及其他了解社会现实的通用方法的研究——将会失望至极。读者这时就踏入了令人困惑的理论世界，这一世界对非专业人士所关心的问题意义不大，往往对之全然不加理会。

因此，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成了本书的中心论题。一方面，我们有一系列道义上和学术上难以回避的问题和所关心的事。另一方面，我们有对这些问题所做出的“回答”似乎基本上很难令人满意的专业文献。而所说的回答——或者说，力求做出回答的适当努力——实际上又往往似乎是完全视特定情况做出的。也就是说，自视为认识主要问题——从社会阶层的形成到国际冲突、个性的形成——的好方法的种种研究方法，往往是随着时间和不同知识群体的变化而变化的。这种明显的瞬变现象使得社会科学家们的理论创造像是受了其思想倾向的影响，比他们所论述的问题要短命得多。

让我们对社会科学公平点。很难想象一种系统的社会研究会没有理论纲领——旨在（也许是很间接地）达到长期教育目的的广泛

的研究计划。这些纲领的内容从研究特定现象的具体安排到科学研究的总体规划，相当广泛。问题是，就对长期存在的问题下结论这一点而言，人们可以注意到：这些纲领开始时非常让人乐观，但未了成就不大。执行过程中，这些纲领似乎往往会自我封闭，不顾外界时势变迁。研究纲领的人往往只关注本纲领所列的问题，而不留意社会动乱、不断下降的生产率、偏执的缘由以及其他受到广泛关注的事——任何一个有良知的评论家都会确认对这些事的认识为发展进步。

其实，别的学科所进行的专业讨论同社会科学家们所进行的讨论一样晦涩难懂。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将会想见：分子生物学、系统分析或地震学的专业人士之间能够沟通是自然的，而非专业人士在一定程度上难以理解他们的理论也是很自然的。

然而，不同领域的理论研讨之间存在着差异。一些领域里晦涩难懂的理论研讨最终要得到实际观测的证实。人造卫星升空，得进入（未能进入）预定轨道；疫苗的培育和接种，使早先容易得病的人们有了免疫力；（我们希望）地震学家有朝一日能准确地预报地震的发生。理论研讨时尽管会非常晦涩难懂，但其应用的结果可能不是证实了这一理论观点，就是证实了另一理论观点。

研究社会生活时，几乎没有什么研究纲领能够取得这一结果。虽然社会科学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但人们必须尽全力识别出哪些是真正可以称得上是社会科学的“发现”的、抑或称得上是能决定性地解决理论争议的实际观测的。这种决定性的结论需要对实际观测的意义有一定程度的共识；比起自然科学来，社会科学中的这种共识是十分罕见的。

这一切难以使人们创建、再创建出经久的理论体系，以阐释实际资料。而社会科学必将以其坚持主张理论“突破”、“重新演绎推理”、“重新取向”、特别是“革命”这一点，使底特律相形见绌。然而这种疾速变化却印证了本书的一大主要观点：对实际资料的意义所作的阐释和结论是极易受新潮理论影响、随风倒的。因此，专职

社会科学家们这个时期认为极有意义的实际“研究成果”，可能不久就会被追随他们的人认为毫无意义，甚至会让人感到茫然无着。由于没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理论框架，他们的兴趣所在也就如同证券交易所投机发行的价格那样变化无常了。

看一看 20 世纪下半叶主导着讲英语地区的社会科学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吧：结构功能主义、形形色色的行为主义、网络分析、博弈论、象征主义的相互影响论、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和经书注解学——只点出这几种最突出的理论观点。还有专门研究各种组织、国际冲突、发展经济学、维护公共利益政策、宗教、政治动乱、偏执狂、家庭等的分支学科；人们从中亦可看到其他一些新鲜理论观点；这些新观点大多也是昙花一现的。

眼瞅着这一系列瞬间即逝的创新，人们难以抛却这样一种印象：这些创新只不过是反映了学术界的兴趣爱好朝夕万变这一状态而已。由于这种朝夕万变的状态是我们学科理论变化的惟一形式，所以要就人们对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一直所关心的问题做出回答似乎是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因此，我们研究工作所具有的长远影响的结论可以用一句非常流行的话来表达：万变不离其宗。

自然，每种理论创新的倡导者都惯于声称自己所提出的观点是新颖的。他们会坚称：我们的新框架终于捕捉到了社会生活的主要实际状况，终于触及到了有助于深刻认识所有事物的“主要观念”、“主要发展进程”、“主要体系”等等，因而也就终于使我们的研究工作有了自身的分析、探索基础，从而踏上了真正的、持久的发展进步时期。

这种声称不断令人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社会科学新理论纲领的半衰期似乎要比极易衰变的放射性物质的半衰期短得多。越来越明显：新理论纲领所取得的“发展进步”只是为这一新理论的倡导者们自我认可而已。一旦支持这一观点的社会环境发生变化，人们就会觉察到其理论纲领或研究成果的“主要”基础、成就的发展进步光泽行将消失。

在这样一种瞬息万变的状态下,有谁会认为当今的——包括他自己的——理论主张能比以前的理论主张存活得长久呢?我们能够指望我们下一个50年的学术发展将会呈现出比上一个50年更为清晰的学术思想发展进步的轮廓吗?抑或我们学科的未来发展仍同我们当今所熟知的一样:一系列短命的观点、每一观点只是满足一种特定的、短暂的理论兴趣?

那么,构成真正的学术思想的发展进步的又是什么呢?显然,要对这一棘手的问题做出回答,必须不仅要认清任何一个特定思想的内在特性,还要认清各种思想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任何一种思想发展进步的标志是其承上启下的作用。本书的目的在于阐明这么一种观点:一种思想能够成为未来的研究人员了解其重要性的台阶时,就体现了发展进步。根据这一观点,即使那些接受了某种思想的人未认识到这种思想的作用,这种思想也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生物体不会自生这一观念——犹如曾经认为苍蝇生自腐肉一样——对当今的生命科学家来说已不再是个什么大问题了。然而我认为这种非自生型是当今生命科学发展的一个进步阶段,因为这种非自生型有助于为随后的思想发展形成必要的前提。

而如果这是发展进步状态的惟一标准的话,那么差不多所有的研究规划就都可以说是表现出这种发展进步的状态了;这是因为每一个这样的规划都制定有各自的研究安排——包括其各自所要达到的目标和达到这些目标的方法,而各研究规划都在其实践中——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目标(完全是各自认可的目标)。这对现已废弃、显然不合时宜的思想体系——如经院哲学和斯大林主义经济学——而言,对理论和实践所依托的至今尚盛行的传统思想——如当今的生命科学——而言,均是如此。

因此,分清形式上的发展进步和实质上的发展进步就非常重要了。我们学科中的每一个理论体系都在追求其为自己所确定的思想目标,所以都显示有形式上的发展进步。问题是:这些“自身的”